



共同感受灾难中人性的唤醒

● 周顺海

在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实践视域中，比较常见的有防震防灾应急演练，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前者虽偶尔为之，但在学生的生命体验中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在不自觉中获得了应对灾难的直观体悟；后者尽管经常为之，然在形成学生应对灾难的技能方面尚需时日。这是当下“灾难教育”所遇到的悖谬语境，特别是在技术主义、分数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里，学科教学的单一授受模式与彼此之间的森严壁垒，就使学生的灾难教育显得更加捉襟见肘

了。在如此背景下，当我们面对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或疾病、人生重大变故的时候，该拿什么来拯救，这就成了一个比学习学科知识更重要的问题。树立直面灾难的教育观，是需要教学勇气的，是需要课程实践的超前意识的，当然更需要基于生命意志的行动力去改变精神的贫瘠土地。对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来说，学生需要在灾难教育中增强心理抗压力以应对严峻的人生考验，锤炼生活接纳力以化解各种难以想象的危机，锻造存在反思力以提升自我战胜灾难的能力，

焕发生命创造力以重建自己的家园。而教师个体将在这个课程的不断实践与审视中获得一种生存的持久动力。

基于此，当我们回到语文教材中关于“灾难教育”的文本“少之又少”这一问题时，就不再受困于“不知如何开展此类教育”的难题，反而会借用这些有限的灾难教育文本进行言说生成与对话延拓，从外部事件与文本素材中获得一次次的内心体验与感悟。

人在灾难面前，往往更需要自我独立而完整的心灵体验与内心生

须往它们幽默的一面看，并且笑一笑”。

周国平在《直面苦难》中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苦难并不会根本改变一个人，苦难更多地毁灭人。正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所写的，战争把一家人变成了一个人，索科洛夫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就算有活下来的人，他的生命也残缺不堪。虽然索科洛夫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凡尼亚，但是残缺的不能重新变成完整的，他的心是“悲愁的”，它仍然“收缩和绞痛得那么厉害”。海因里希·伯尔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的“我”最后“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

“我”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不完整的人。“我”的残疾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一个中学生，一个学绘画的中学生，无法再拿起画笔，再也无法重建以前的身份。

其实，就算一个人从苦难中坚强地存活下去，他仍然会陷于新的社会之网中，落入新的社会漩涡而难以脱身。我们现在没有落入灾难，只是生存的一种幸运，并不意味着我们远离了灾难，实际上我们仍然在各种灾难的威胁之中，灾难从来没有消失过，因为人性的幽微和文明的发展悖论。但这并不是要否定人在灾难面前的价值，正是彻

底的灾难观，才能剥去罩在灾难之上的伪饰，让我们直面灾难。我们有太多的想象了，以为自己可以坚强，可以非常勇敢。“人天生是软弱的，惟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周国平的这句话真正写出了人的悲怆和崇高，人本就是渺小、卑微的，在真正的灾难面前不堪一击，被碾压是一种悲怆，被碾压之后活下来爬起来却是人的尊严和崇高所在。只有在灾难中实现自我成长的人，才可以配称为有尊严的人。

人在，灾难在，悲怆、崇高也在。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师道

二〇二二年第十期